

追求現代化的憑藉

● 奚淞

「漢聲雜誌」中文版刊行了

漢聲雜誌中文版就快出版了，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別有滋味的事。

記得七年前，我剛服完兵役，一天黃永松與沖沖地來找我：「爲ECHO做個採訪怎麼樣？」

那時候，說老實話，我對ECHO（漢聲雜誌英文版）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概念。我猜想甚至黃永松也沒想得更遠，只是概略地想辦一份關於認識中國傳統和民俗的雜誌而已，恰巧遇上從美國回來，急於想出版一份海外中國讀物的吳美雲，就這麼一道辦起了ECHO。本來想先出英文版，待工作穩定、成熟了再出中文版。

就這樣，我多次和黃永松、姚孟嘉（我們同是國立藝專美術科的先後期同學）一同出去採訪、作田野調查工作。他們倆將捏泥巴、作彫塑和執油畫筆的手改拿了照相機，我則換上了記錄文字的筆，一同乘搭火車，離開臺北，去到我從沒去過的小村鎮，見一些我從未見過的、充滿淳樸氣息的人物。無論是一個做皮影戲的老藝人、老照相館的照相師傅或是民俗活動如盂蘭盆節放水燈、宗教節日民衆

集體徒步進香……每一次跟着漢聲雜誌出去做田野採訪，都是一種意外的驚奇，驚訝於做爲一個都市人的我，竟毫不瞭解在臺北以外，有這麼多豐富的人的活動。

然而爲漢聲採訪也未必盡是郊遊快事，等到將到手資料整理成文字時，却要遇到主編吳美雲這一個難關了。她總是笑吟吟地挑出這個毛病，那個錯處，到了文氣不順的所在，她簡直可以爲一個句子跟你耗上幾個小時。那時我還不知道她曾在美國西方大學裏主編報紙得全美同級比賽優勝以及任職英文讀者文摘編輯的經歷。總之，她是把她學到的一套都用在漢聲上了。文章一經過她的手，總免不了又得從頭去查資料、對典籍，再三反覆推敲吟對，讓人對「寫文章」這事非常害怕起來。

隨後漢聲英文報繼續辦了下去，我則出國了。在巴黎的日子裏，遊子思鄉是免不了的事，有時在異國夜晚，也會獨自懷念起那段爲漢聲採訪的日子。記得在一個夏天晚上，我們曾走在水稻初熟的田壠上，遙遙望着燃點着香火的進香團人羣，慢慢地穿過田野，那一行在夜色裏移動的、螢火似的光點，竟一再地契合了我遊子望鄉的心情。

漢聲雜誌後來每出一期，必千里迢迢地寄給我一本，其中陸續有我過去採訪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刊出。翻開這份有精美圖片的雜誌，讓我似乎覺得人雖到了巴黎，倒有好大一部份還留在臺灣接觸着自己同胞的體溫、嗅息着田野的芳香似的，使我渴想回國的心更殷切了。

回國後，常和漢聲同仁見面的地方倒是在俞大綱先生的辦公室裏，那時候俞老師爲我們一羣年輕人定期講授中國古典詩詞文學，教室就在他的辦公室裏。

想想我們這些學生也真有趣，像林懷民在座中總坐得腰桿筆直，像個正受嚴格軍事訓練的兵士，手裏沙沙地爲他的「雲門舞集」抄筆記。漢聲雜誌一伙人則總是遲到，看他們匆忙疲乏的神色中，可以知道他們必定是從攝影採訪中趕來，或又是在印刷廠中熬了通宵。上課時，吳美雲不能改她做編輯的個性，常爲俞老師講課中的一句話、一個字追究不休。姚孟嘉總靜靜地、微笑地聽課，然而不多時

就打起瞌睡來了。對於姚的睡着，俞老師不只一次對我說：「漢聲他們實在工作得太辛苦了。」可不是嗎，一幌眼，漢聲雜誌英文版已維持七年了。

俞老師也是極力敦促漢聲雜誌早日出中文版的一個：「辦一份銷行海外的中國刊物固然有意義，但對大部份的中文讀者來說，總是可惜了。我也不好急着叫他們出中文版，目前他們的工作負擔也着實够重的。」俞老師愛護漢聲真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似的，我想若非俞老師腿弱、心臟不好，他一定會親自帶領漢聲去做一些他自己老想做的田野調查工作的。記得俞老師在上課時常說：「如果傳統是一個人站在土地上的雙腳，現代是人的頭部，今天我們碰到的難題就是文化上首腳分離，各行其是的尷尬局面，我想努力做的，是如何來塑做一個肚腹，將兩者維繫起來，成就一個有機的文化整體。」俞老師期望於他學生以及漢聲雜誌的，也正是如此。

當漢聲雜誌再度找上我，談起急欲出中文版，又希望我能幫忙做中文整理工作時。我幾乎立刻就這個消息告訴了俞老師。聽說中文版成形在即，他高興得不得了，立刻為漢聲尋找一些可用的資料，彷彿還有無數要叮囑於漢聲的，各種研究計劃似的。誰知道未多久，俞老師就因心疾猝然過世。

所以這次漢聲中文版的終於成形，對我而言，真是別有一番滋味的事。七年前我初出校門未久，為漢聲做採訪只是打游擊式的工作。在俞老師過世後，我進一步踏入了漢聲雜誌社，我看見在社裏除了一般的攝影、採訪、整理資料之外，辦公室裏永遠是忙得亂哄哄的。一會兒是吳美雲找出什麼文字上的小漏洞，使工作要重頭來起，一會兒是黃永松辛苦拍來的膠卷不小心沖壞了，正是踏破鐵鞋也難尋回，姚孟嘉更是在我所遇中最有沉着耐心的人，永遠能在轟亂的編輯室裏，從容解決一切疑難雜症。從這其中我領會到雜誌從業人員艱辛的一面以及漢聲雜誌七年來工作的實況。

第一期中文版的專題是「中國攝影」，計劃中包括了自清末以至民國攝影在中國的發展。事實上，幾乎是伴隨着西方船尖礮利一道進入中國的攝影術，百年來也跨越了中國動蕩的近代史。將我們收

集來的一幀幀老照片聯結起來，便成了真實無比的歷史呈現。

我們爲中文版先後工作了六個月之久，由人物採訪中牽引出事件，事件又帶出人物，彷彿真可以讓我們永無休止地繼續探究下去似的。若再這樣探究下去，中文版的成立也勢必要被拖得遙遙無期了。乘着我們已大致掌握住了百年來中國攝影的經緯脈絡，以及不少呼之欲出過去的和今天的優秀攝影工作者的面貌，得狠一狠心，將它們調理出來，也得讓中文版早點面世。

漢聲的編輯們又發揮出他們不睡覺的本事，在送廠印刷的期限前漏夜趕工。完稿作成的十二月六日清晨，一百多頁被調理得中規中矩的完稿剪貼從長夜桌燈的熨烤下被移放到窗口桌前，檢查那一行行中文的直排鉛字，是如何乾淨整齊地黏貼在雪白的銅版卡上，每一道無疵可尋的邊欄黑線都是美工人員連夜苦苦經營的結果。在曦微的陽光照耀下，它代表我們工作的一個令人欣慰的階段完成了。

不久以後，這一份有圖片的印刷品，就要夾在林林總總的出版界之中，正式出現在書報攤上。一羣既不是專家也不是學者的年輕人，竟要藉這份刊物去探觸中國文化和民俗的種種難題，真可以說是不知天高地厚。雖然今後我們計劃中每期的專題研究題目都不大，但中國的歷史、文化、藝術是它的縱斷面，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活動是它展現的橫斷面，每一個題目都無可避免地觸及文化的全體，這就要靠將來更多的人參與和指正，共同來培育這一份新生的雜誌。

在寫這一篇文章的同時，時時浮現在我腦海裏的，是俞老師生前的慈愛和微笑。老師過去在多少挫折和因難中，始終堅信憑藉着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可以在外力沖激中，重尋到民族特殊活力的根源。相信剔除落伍和陳腐的渣滓後，先民數千年來的生活經驗仍可以整理出來，成爲我們今後追求更合理化、更現代化的一種憑藉。漢聲中文版的工作才開始，我們希望它將成爲一份累積的、正確的資料，供給關心中國的人們使用，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心願了。